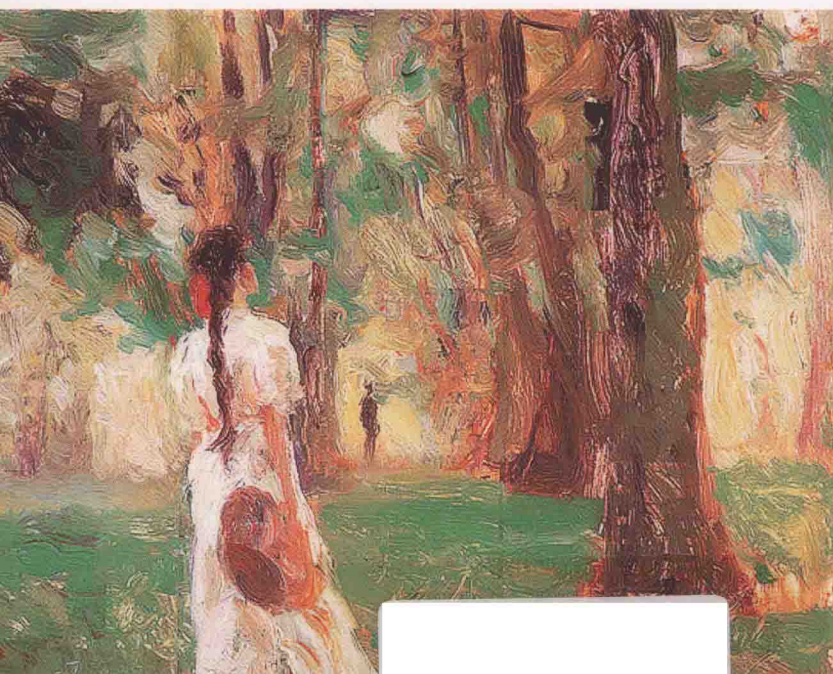


全民
閱讀
精品
文庫

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作品选
温亚军中短篇小说选

桃花落

温亚军 著

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全民
閱讀
精品
文庫

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作品选
温亚军中短篇小说选

桃花落

温亚军 著

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桃花落：温亚军中短篇小说选 / 温亚军著. -- 北京：中国言实出版社, 2016.4
ISBN 978-7-5171-1842-8

I. ①桃… II. ①温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70684 号

出 版 人：王昕朋

责任编辑：胡 明

文字编辑：张凯琳

封面设计：水岸风创意文化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：100101

编辑部：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

邮 编：100088

电 话：64924853（总编室）64924716（发行部）

网 址：www.zgyschs.cn

E-mail: zgysch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14.25 印张

字 数 200 千字

定 价 35.00 元 ISBN 978-7-5171-1842-8

目录

苜蓿 /1

桃花落 /9

空巢 /47

西路上 /60

走在冬天的阳光里 /86

后事 /113

师傅 /145

岁月如水 /175

探家 /184

白雪季 /188

苜 蓿

一大早，莲儿抱着两个女儿的新衣服出了门。

夜里下过一场毛雪，薄得连地面都盖不住，脚踩下去，雪片像灰尘一样轻盈地飞扬，地上留下一个个简单的脚印，在太阳下闪着模糊的银光。雪下得虽薄，却使早晨的阳光亮堂了不少，空气也新鲜而洁净。没有一丝风，快到腊月末了，也不觉着冷。莲儿不愿多绕那几道弯，放弃了走开阔的大路，下这点雪路面都打不湿不会太滑。她顺着羊肠小道，爬到塬顶时居然出了一身细汗。没多长的坡道，有时一天要上下几个来回，出汗的时候很少，大冬天的竟然出一身细汗，莲儿明白，是她心里急了。

莲儿要回娘家，给爹筹备过年的物什。自从娘去世后，每年一过腊八，莲儿都要回娘家给爹蒸上够一个正月吃的馍，煮好一大锅肉，还要将屋子里外彻底清扫一遍，让爹过个清爽干净的新年。其实没有莲儿做这些，爹照样也能过个干净的新年，家里还有大嫂呢，她也会把一切收拾利索。可莲儿不这样想，有些事还是该亲闺女来做，像拆洗父亲的被褥，尤其是贴身内衣，人家做媳妇的给公公拆洗还是不大方便。养闺女，不就是这个时候用得上吗？

公公婆婆住在塬上的大哥家。早些年，半坡的老宅公家不让住了，说是下雨容易发生滑坡很危险，让搬到塬上，免费给规划宅基地。趁这机会，公公给两个儿子大河、小河分别要了新宅基地。大河先盖了三间平房搬了上去，他媳妇是在城里打工时自己对上眼的，是南方人。南方人离不开大米，

经常为吃面食还是大米，与大河闹得有些不愉快，但大河厚道能迁就，反正在城里打工，经常不在一起吃住，还能凑合。两人生活了一年多，生下一个儿子后，媳妇被一个爱吃大米的北方男人勾引走了，把儿子留给了大河。莲儿的公公婆婆只好搬到塬上，给大儿子带孩子。小河暂时没搬家，想再攒些钱，在塬上盖栋两层楼，风风光光地搬上去。说这话时，小河和莲儿才一个女儿，转眼间，小女儿都会遍地乱跑，知道过年要新衣服了。

莲儿将两个女儿的新衣服送到大哥家。大哥不在，帮别人家杀猪去了。公公也不在，看别人家杀猪去了。婆婆一个人在收拾屋里屋外的卫生，大哥的儿子及自己的两个女儿在婆婆的大呼小叫声中，跑出跑进帮奶奶搬小物件，越搬越乱，却乐此不疲。两个女儿见到莲儿，大女儿抢过衣服欢天喜地地就要穿，小女儿只瞅了一眼，根本顾不上喊声妈，与哥哥抢着又去搬东西了。莲儿心里很失落，眼泪差点滚落下来。婆婆顶着一头灰尘，过来看到莲儿手里的新衣服，脸上顿时也像蒙上了一层灰尘。莲儿咬咬嘴唇，强忍住心里的酸楚，轻轻地叫了声妈。

婆婆迅速打断了莲儿要往下说的话，返身进屋，瞬间又出来，已是一脸笑容。这笑容虚晃晃的，像挂上去的一样。她递给莲儿两百块钱，说，拿上给你爹买件新衣服，快过年了，老年人穿一次少一次。

莲儿的泪水奔涌而出，颤颤地又叫了声妈。

婆婆也抹了把泪，从莲儿手里接过孩子的新衣服，说，你去吧，多陪你爹，他一个人孤单，有我在，孩子尽可放心。

今年，莲儿回娘家，可不是为爹筹备过年的物什这么简单。她的男人小河，秋天的时候在城里的建筑工地出事故死了，大哥大河领着一帮亲戚去城里交涉，吵吵闹闹好几天，带回二十万元抚恤金，同时带回来的还有小河的骨灰。因为是在外面出的事，按祖规不能进家门，也不能埋进家族的坟场。小河的骨灰没有上塬，只在半坡稍作停留，便被匆匆埋葬在阳坡的一片苜蓿地里。那是莲儿家的苜蓿地，已经安排人挖好了墓坑。那时候，苜蓿已收割完毕，打成了捆留作牛马冬天的饲料，苜蓿地里只剩下干硬的苜蓿茬和掉落的枯叶，寂寂地守在失去实质内容的苜蓿地里。因给小河挖墓坑、埋葬，那片地里的苜蓿茬和枯叶被人踩碎踩烂，掩进土里，像小河，高高的身形就那么莫名地变成了一撮灰，最后钻进了泥土里。小河从出事到安葬，莲儿自始

至终头脑都是木的，她完全处在混沌之中，谁的话都听，让她披麻戴孝，她就戴，让她哭，她就哭，好像她情感的所有开关都被旁人控制着，一个按钮按下去，再一个按钮按下去，她就那么被按着钮走完了所有的程序。与小河结婚五年多，她感觉还没完全进入状态，他们的婚姻就随着小河的离世，结束了。

莲儿和小河，是通过媒人介绍的，双方也都见过几面，彼此没啥挑剔的，主要是家里人都同意。既然都挑不出什么，还犹豫什么？莲儿根本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，也不知道还能说什么。她对小河，那感觉说不上强烈，也不讨厌，就好像在一段路上相遇的两个人，前后都没有往来者，只能是他们结伴而行了。莲儿性子软，家里相中了，她也说不出反对的话来，就和小河结婚了。结婚都五年多了，莲儿还觉得小河很陌生。小河跟大河一样，也在城里打工，每年总要到腊月根，小河才从城里回来，刚过正月初五又像鸟儿一样走了。唯一待得比较长的时间，是刚结婚那年，小河才尝到女人的好，心里贪恋，舍不得离开莲儿，今天拖明天，找了好多个走不了的理由，最后还是没能拖太久，被父母逼着没过正月十五就回城了。说句实话，他们结婚五年，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还不足两月，就是这不足两月的时间，小河也只是更多地贪恋着莲儿的身体，彼此没怎么交流过。甚至，小河的模样在莲儿的心里有时候都会莫名地模糊起来，好像这个男人只是路经她家门前的一个过客，每年走到这儿，歇歇脚，再向别处。就这样，他们还是生下了两个女儿。

小河出事后，公公婆婆借故莲儿悲伤过度，一个人操持不过来，把两个孙女接到塬上自己身边照顾。其实，莲儿心里明镜似的，这几年里，除了生孩子坐月子那会儿，婆婆过来帮一把，剩下的不都是她一人带着孩子吗？那时候可没有人想着她一个人带俩孩子有什么不妥。公婆这是担心她有别的打算，毕竟她还年轻，和小河结婚才五年多，这五年多的时间又基本都在离别之中，他们的心怎么可能妥妥帖帖地在一起，所以先把孩子掌控在自己手中。还有，小河的那二十万元抚恤金怎么办，这是个敏感而且也是非常脆弱的话题，快半年了，一直都没谁敢轻易去碰。

果然，莲儿到娘家刚吃过午饭，还没涮碗呢，大嫂就闻讯过来了。她在

镇街上摆着水果摊，年前生意忙，吃饭都脱不开身回家，儿子给她送饭时说莲儿来了，她顾不得生意，让儿子看摊，迫不及待地赶回来问那笔抚恤金。莲儿早就从大嫂的言语里猜到了她的心思，她一直想给儿子在城里买套房，将来结婚用，可家里连首付都凑不够，还指望着从莲儿这里借钱交首付呢。所以，莲儿不想说抚恤金，便把话题往水果生意上引。大嫂怎肯罢休，她专门赶回来就是想从莲儿这里听一个说法的，怎么能让莲儿去说别的事儿呢。莲儿能有什么说法，在公公婆婆那里，关于抚恤金她一个字都听不到，甚至，连小河的名字都没人跟她提了。莲儿说，现在的状况，让我怎么办啊？说着又要流泪。大嫂赶紧上前拥住，说，莲儿，千万别难受，这跟现在的状况是两回事，不管今后你跟谁过日子，这钱得有一半在你名下，你可只有两个闺女，将来还不得靠自己养老……

这下，老爹不愿意了，从炕下跳下来，冲儿媳妇怒道，老大家的，我不爱听你这话，闺女就不能养老了？我闺女就比儿子强！这个时候，莲儿心里难受，你就别再添乱，忙你的去吧。

大嫂也不计较老爹话里的意思，给老爹把鞋子往跟前踢了踢说，爹，咱不能让莲儿吃这么大的亏。莲儿可是你闺女，不得你心疼她，还能靠别人？瞧他们想得多好，让莲儿与他们家的大儿子一起过，省了再娶媳妇的钱，二十万元还全落下了，莲儿拿不走他们一分钱。啧啧，这算盘打得太精了！二十万哩，谁一辈子见过这么多钱？再说了，他们考虑过莲儿的感受吗？嫁给弟弟，再转嫁给哥哥，这……

够了！老爹怒吼道，你还嫌不够乱，添什么堵！

大嫂撇撇嘴，走了。

莲儿不怪大嫂，心里叹了口气，表面上仍装作很平静，里里外外地忙活。莲儿知道老爹爱喝醪糟，母亲活着时就自己做曲头，从来不买酒曲发醪糟，因为老爹不喜欢那个味道。母亲去世后，大嫂懒得做曲头，嫌麻烦，买酒曲发醪糟，便宜又方便，发酵的也快，一天就成。老爹嫌买的酒曲发酵的有股怪味，给大嫂提醒过几次不见效，只好忍着不喝。后来，莲儿知道了，隔上一阵子，便过来给做些曲头，给老爹发些醪糟，她也不时地给大嫂送来自己做的曲头，方便她用曲头发醪糟。大嫂嫌老曲头发酵太慢浪费时间，缺了那份耐心，把莲儿送来的曲头放在一旁，依然如故。莲儿是出嫁的人，不

能说大嫂什么，也只好像老爹一样忍气吞声。要过年了，得多发些醪糟，莲儿泡好米，蒸熟后用自己带来的老曲头，装在大盆里放到炕角用被子捂上发酵。这种老曲头发酵慢，又是冬天，得发两天才行。接下来，莲儿开始拆洗老爹的被褥衣物，清扫屋子。孤单惯了的老爹看着忙碌的莲儿反而很高兴，一直前前后后地跟着莲儿，帮不上忙还碍手脚，给洗衣盆里不断加洗衣粉。洗衣粉加多了，盆里的泡沫多得往外溢，老爹像个孩子似的捧着那些泡沫吹起来，把屋里弄得到处都是飞扬的泡沫不说，还害得莲儿把那些衣物多透了几遍清水，可她没有任何一点儿责怪老爹的意思，连个嫌弃的眼神也没有。她知道，老爹这是在用他的方式和自己亲近呢。

醪糟发好了，莲儿先给老爹烧了一碗，像母亲当年那样，里面卧上一个荷包蛋，刚盛到碗里，老爹迫不及待，烫得不敢粘嘴。透过满屋子蒸汽，莲儿看到满头白发的老爹烫得一边吸溜着凉气，一边发出知足的吧嗒声。莲儿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泪水夺眶而出，她咬紧唇没让自己哭出声来。

煮好肉，到腊月二十八了，大哥也从城里打工回来了，说是年前的活干不完不让走，不是加班加点，差点连大年三十都赶不上了。大年三十赶不上不要紧，必须得赶上初一，因为他今年腊月刚嫁了闺女，大年初二闺女第一次过年回门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大哥见莲儿将过年的物什都准备妥了，老爹那里也收拾得很停当，非常高兴，就着刚煮的猪头肉，陪老爹喝上几杯，也让莲儿喝。莲儿不敢喝，只给老爹和大哥端菜倒酒。这样的情形以前少有，大哥只顾自己子女，对老爹很少有那种父子间的亲密，他对老爹的照顾也仅限于看到老爹会说上几句话而已。看着眼前父子俩喝得高兴，莲儿心里也舒畅了许多，看上去比他们还要高兴。可是，只过了一夜，大哥就有点不对劲了，嘴上没说，脸上能看出来。莲儿没往心里去，细细地将院子、牛舍的柴草整理了一遍。正月里不能动扫帚，年前必须清扫干净，母亲活着时每年都是这样做的。

二十九这天，莲儿在牛舍给牛铡干苜蓿时，大铡刀一个人操持不了，苜蓿又干又硬，老爹年龄大了没劲，压不下去铡刀。莲儿自己压，又不敢让老爹往铡刀口苜蓿，怕伤到手，便去叫大哥帮忙。大哥靠在热炕上正看电视剧呢，斜了莲儿一眼，一句话不说，像是坐久了不舒服似的转过了身子。莲儿有些呆愣，这才意识到大哥的态度与昨天不一样了，没啥来由啊。望着一语

不发一心扑在电视剧上的大哥，莲儿气得胸部一起一伏，她咬着嘴唇还是忍了，回到牛舍与老爹慢慢地铡了大半天，才铡够牛吃一个正月的草料。往常，这些活是大嫂帮着老爹干的，莲儿也能干。

可是，到了三十早晨，见莲儿还没有走的意思，大哥就忍不住了，打发大嫂来催。大嫂很难为情，不知怎么开口，又拗不过丈夫，便试探性地对莲儿说，莲儿啊，今年初二可不同往年，小红第一次过年回门，你这个姑姑可得初二在啊，别像往年，有时初二有时初三才来拜年……

莲儿明白了大嫂的意思，笑笑说，这么大的事，我怎会忘记。

回答得模棱两可。大嫂张了张嘴，太露骨的话说不出口。不一会儿，大哥趿着鞋一脸阴沉地过来了。还没等大哥开口，老爹咳嗽了一声，对莲儿更像是大儿子说道，莲儿，待会儿给你妈上过坟后，再回去吧，来陪我这多天，你的两个闺女都该想你了。

年三十，有给亡人上坟的习俗。母亲走后，每年的三十，莲儿都会来给母亲上坟，然后在娘家坐坐就回。出嫁的闺女，得在婆家送走大年夜。

老爹这样一说，莲儿的泪水顿时涌了出来，老爹的话再明白不过，她不能说什么，转过身去收拾自己的东西。大哥见状识趣地走了。老爹端起酒瓶，猛灌了一大口，呛得咳嗽起来，眼泪呛了出来，却说，这酒，不对劲啊。

给母亲上过坟，莲儿先回到半坡自己的家，拿上早已准备好的香烛纸钱，到那片苜蓿地里，给小河上坟。冬天的苜蓿地光秃秃的，把小河的新坟衬托得更加孤苦伶仃。莲儿生怕在小河坟前待时间长了，夜里睡不着觉，烧完纸钱匆匆地回家了。家里冷冷清清，一切依旧。半坡已剩下没几户人家，整个半坡都冷冷清清的。天阴着，很冷。莲儿摸了摸冰冷的炕，习惯性地要抱柴烧炕，才想起今天是大年三十，不用烧炕。往年，他们一家都是到塬上过三十，那里有老人。老人在哪儿，年三十就在那里过。

莲儿锁上自家的门，心想着不用急，天黑前到塬上就行，去早了反而不自然。慢慢地爬到塬顶，她还是出了一身细汗。还在半坡时，莲儿早早地就看到，坡顶的塬边上有两个人影一直在晃动。上来一看，果然是公公，还有大河。他们在寒风里站的时间肯定不短，公公的脸都冻青了。大河的表情显

得极不自然。见到莲儿，公公的脸上展露出一丝笑意，僵硬得像是被寒风冻住了。莲儿赶紧上前，扯了扯老公公本来就裹得很紧的棉大衣，算是表达了歉意。

两个女儿已经纠缠着奶奶换上了新衣服，正玩得欢天喜地，对莲儿的到来不像她回娘家前那样轻慢，扑过来又喊又叫。莲儿心里一热，揽住两个女儿，几天未见，孩子是想她的，她们还不知道怎样收敛自己的情绪。但她们表现得异常兴奋，显然是婆婆之前给她们教过的，不然，也不会在莲儿抱住她们还没能等内心的那份感动消退，两个女儿就先后挣脱开她的怀抱，欢呼雀跃地追闹去了。

吃过年夜饭，孩子们闹着要放鞭炮，大河便带着自己的儿子和两个侄女去院子里放。小河在的时候，每次都是小河与莲儿一起领着孩子们去放炮，有时候莲儿还不想去，小河就说去吧去吧，图个热闹。小河这样说的时候像个小孩子，那表情单纯得令莲儿不忍，于是也就去了。现在，小河不在了，大女儿要扯上莲儿一起去，因为大河在，莲儿不便去，她不知怎么拒绝女儿，就暗中用劲掰大女儿的手。大女儿抓得很紧，掰了几次都没掰开，她心里有些急，突然间回头，看到略显暗淡的灯光下公公婆婆眼巴巴地望着自己。那神态像是期待，又像恳求，叫莲儿受不了，她怔了一下，转过头，眼里含着慢慢洇出来的泪水，牵着女儿去放鞭炮了。

过了十五，还不见大河有走的意思，听说是他儿子不让走。莲儿心里便敲起了鼓，这年过的，怎么说呢，小心翼翼。对，从公公到婆婆，再到大河，大家都小心翼翼，不知道怎么说话了。虽说，大年初一莲儿就带着两个女儿回到了半坡自己的家，可孩子不懂事，吵闹着要在爷爷奶奶那里玩，好不容易初二带着回趟娘家，给侄女小红捧完场，两个女儿就去塬上不回来了，留下莲儿一人倒也不寂寞，一会儿不是公公送碗饺子下来，就是婆婆拎来一罐汤，他们总有理由下到半坡。有时也没话说，只是默默地坐着，时不时地拿眼神暖一下莲儿。这样一来，莲儿更没主意了，不知怎么办才好。

好不容易快熬到了正月底，莲儿想，今年的二月二很重要，得去看新婚的侄女小红。她提前几天得去帮大嫂炸果子、捏花馍。莲儿比大嫂手巧，大嫂早就给莲儿打过招呼，要她早几天回娘家，帮她忙乎。莲儿一来，最高兴

的当然是老爹了，他吃着莲儿蒸的老酵头馍，站在边上看着莲儿捏花馍，有时能看出两眼老泪。

给侄女筹备二月二礼物的这几天，看到大嫂辛苦忙碌却荡漾着一脸的幸福，莲儿也在心里想着，自己的两个女儿到时出嫁后，自己也是要这样忙乎的。想到未来，莲儿心里忽然间有些不知所措，她在想象女儿们的未来，她自己的未来究竟又在哪里呢？这一想，忍不住心里泛起酸涩。

忙完二月二，天渐渐热了起来，该拔麦子地里的草了。莲儿脱掉穿了一冬天的毛衣、毛裤，换上轻巧的秋衣秋裤，去自家麦地拔草。春天的太阳既暖又毒，能把人的骨头晒酥。不到一上午，莲儿就全身酥软得提不起劲，手脚根本不听使唤，拔不出草，倒拔了不少麦子。后来，莲儿干脆不拔了，在温软的阳光里信步走着，望着脚下被自己踩得到处乱窜的阳光碎片，莲儿心里阳光灿烂，竟然忘记了一个冬天捂在心里的那些不知所措，忘记了这个世界其他。

不知不觉间，趟着阳光的莲儿竟然来到一个土堆前，起初看着这个土堆，莲儿还没什么意识，但有些神使鬼差，她的眼神晃过土堆之后，忽然就从那种漫不经心的状态一下子回到了现实之中。那是小河的坟堆。她折回身，在阳光的波浪中看到那堆不再显得孤清和突兀的坟堆。可是，莲儿心里一点儿都不慌张了，还能像刚才那样平心静气地绕着小河的坟堆走了一圈。莲儿发现，小河的坟堆上竟然钻出不少细嫩的黄芽。是苜蓿。莲儿又在周围仔细看了，苜蓿地里居然不见一丝苜蓿芽的踪影。这个季节，还不到苜蓿发芽的时候。可小河的坟堆上已经有了，这是多么奇怪却有意思的事啊。

莲儿对这个发现满心欢喜，这是小河给他们两个女儿的礼物，她俩最稀罕苜蓿馅的饺子了，应该是遗传。可能是小河让坟堆上的苜蓿最早发芽的，他在用这种方式来慰藉他的两个女儿。莲儿蹲下身子，轻轻抚摸着那些翠嫩的芽苗，好像在抚摸小河已经离去的魂灵。然后，她沿着小河的坟堆，仔细地将那些苜蓿嫩芽一根一根掐下。不一会儿，竟然攥了一大把，没地方搁，便将外衣脱下当做包袱。到太阳快落时，莲儿竟然掐了不小的一包，够一家人吃的了。莲儿抱着这些苜蓿，没回自己的家，直接来到塬上，与公公婆婆，还有大河父子俩，当然少不了自己的两个女儿，一起吃顿苜蓿馅饺子。

他们家都爱吃这个。

桃花落

—

庄晓然是哭着离开家的。

依庄晓然的性格，绝不会对弟弟打她两巴掌这种事，善罢甘休的。凭什么呀？你庄晓虎虽是庄家唯一的男丁，可你又为庄家做过什么？性格懦弱，什么事还不是唯姐妹是从？这样的人有什么资格给她——庄家的主心骨庄晓然两巴掌，真是长能耐了！那一刻，屋子里静极了，庄晓然愣怔之下，心中的怒火呼哧呼哧往上冒，眼睛都红了。她忍耐着怎样的委屈和焦虑操持父亲的后事，难道换来就是两巴掌？庄晓然愤怒得全身颤抖，手都举起来了，铁定心要把这两巴掌狠狠地还给庄晓虎。

可是，随着庄晓虎甩在庄晓然脸上的两声脆响，母亲黄雅琴像抽去所有的支撑似的，被子女们的打闹气昏过去了。老大庄晓天冲上去托住昏过去的母亲，把她抱到床上，又颠着长短不一的瘸腿一蹦一跳地扑过来，扑通一声跪在弟妹之间，嘴里不知喃喃些什么，对着庄晓然连连磕头。咚咚的磕头声又一次使屋里变得相对安静起来。看着昏死过去的母亲和跪在地上的大哥，庄晓然的手终于没能落下去，她把嘴唇咬出了血，指甲掐进手心里，目光含了钢钉似地射向弟弟。庄晓虎全然没了往日的唯唯诺诺，他硬硬地接住庄晓然射来的铁钉，当他看到姐姐脸上正由青变红、痕迹鲜明的手掌印时，他的目光还是不堪重负地闪了一下。庄晓然重重地吸着气，患了哮喘似的，她颤

颤地伸出手，把大哥从地上扶起，咬着牙说，大哥，你起来吧，我不和庄晓虎闹，但他得给一个打我的理由。

一听这话，庄晓虎有些变软的目光又硬起来，呼哧呼哧喘着粗气，放声吼道，你还要理由？好，我告诉你理由——庄晓然，你要尽孝心我们没意见，可你明知道爸爸得的是绝症，没法治的，却要显示你的能耐，逼着爸爸住进那个豪华医院，是，那是荣耀，芙蓉里没有一个人住过那么高级的医院，谁都会说庄家有你这个能干的女儿。可结果怎样？没把爸爸挽救住，他老人家该受的罪一样没落下，还花了一大堆医药费。你庄晓然不是有能耐吗，就应该把这钱掏了。可你倒好，捞一堆好名声，却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，叫我在欠条上签名，押上身份证，医院天天催我要十七万块钱，还说我要再限期不还，就到法院告我。我到哪儿去弄这么多钱？这是我一个人的事吗，要我一个人背？你啥事没有，光会指手画脚这个干嘛那个干嘛，自己还有闲心在爸爸丧事期间去勾引三姐夫。你，你除了算计自家人，打自家人的主意外，还有别的能耐没有？庄晓然，你还算个人吗，啊？

庄晓然懵了，弟弟的话像把利刃，比他的两巴掌更尖锐锋利，毫不留情地刺戳在她的心上。庄晓然明白了，她所有的操持，在姐姐妹妹和弟弟的眼里仅仅是她个人的一场奢华演出，是为她自己脸上贴金的。在芙蓉里生活的是庄家的其他人，而不是久居省城的她，她为什么要在这里讨一份荣耀？她委屈，更心痛，她承认自己考虑不周，可她的本意又怎么会像庄晓虎说得那样不堪？庄晓然浑身的血液冰冻一般，大脑处于空白状态，根本无法回击庄晓虎的质问。她四肢无力，像一个即将窒息的落水者被拖出水面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终于，她再也撑持不住，泪水喷涌而出。大哥张着嘴紧张地看着妹妹，一副随时都有可能再给妹妹跪下磕头的状态。庄晓然泪眼婆娑地看了眼站在床边的姐姐庄晓丽和妹妹庄晓雯，她们两人神色平静，目光很冷地望着她。已经醒过来的黄雅琴也微微侧起身，用哀怨的目光瞅着女儿，除了潸然泪下，什么话都没说。庄晓然摇摇头，不做任何解释，突然转身，夺门而出。

庄晓虎像刚长跑回来似的，累塌了，蹲在地上呜呜痛哭起来；庄晓丽和庄晓雯依然刚才的姿势望着门外，她们眼神里的冷淡，突然间变得茫然起来。庄晓天看看弟弟妹妹们的脸色，要冲出去追二妹，却被他的老婆一把扯

住胳膊。庄晓天犹豫了一下，还是一把甩开老婆的手。气得老婆跺脚，但总算没再扯住他。

奔出家门，庄晓然却恍惚了。这是十月底一个温暖祥和的中午，街巷上异常宁静，没有人声狗吠，更没有来回走动的人影，像是刻意要留给庄晓然一个逃避的空间，街巷上空荡荡的，连一丝秋风都没有。阳光明媚得有些妖艳，照得肮脏的芙蓉里街巷生出一分明丽来。庄晓然从来没看到过这么安静的芙蓉里，这使她瞬间产生了一种错觉，觉得这个芙蓉里并不是她熟悉的那个芙蓉里。曾经的芙蓉里不仅邋遢肮脏，而且还是喧闹的，是那种夹杂着生活味道的喧闹，叫人感到亲切却又厌烦。而这个时候的芙蓉里，却像一个饱读诗书的落魄书生，虽穷困落破，不修边幅，却气度不凡，真实而温暖地拥着庄晓然，在暄软的秋阳里，像梦幻虚境，使她有种不真实的感觉。那一刻，庄晓然连自己都不认识了。

这时，庄晓天追了出来，他的腿脚不灵便，一急便更不利索，身子忽高忽低，像摇床似的，把金黄的阳光撞得上下翻飞，碎片噼里啪啦落了一地，被他踩在脚下，发出吱吱嘎嘎的叫声。庄晓天顾不上这些纷扰的阳光，只想快点追上妹妹，他知道再温暖的阳光，此刻也温暖不了二妹的心。

庄晓然瞅了一眼向她摇过来的大哥，心一横，不管不顾大哥在后面的呼喊声，咬着唇碎着心跑走了。

弟弟的两巴掌，不，是庄晓虎和着泪水的那些话，把庄晓然击得一败涂地。眼泪一直伴着庄晓然坐火车回到省城。一进家门，迎面扑来的静寂将她裹住，她觉得全身就像被人抽走了所有的内容，身体里忽然间空了，没了支撑，仅剩一副空荡荡的皮囊。这时的她才感到疲惫像秋雨似的一丝一丝地渗进来，渗进她的脑、她的心，带着深深的寒意。庄晓然打个寒战，眼皮像是雨水泡烂的泥土，稠稠地黏在了一起，她甩掉鞋，身上的脏衣服都顾不上脱，一头栽倒在床上，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。

这一觉，庄晓然睡到第二天中午才完全醒来。刚睁开眼时，庄晓然竟不知自己身在何处，但那种茫然很快就消失了，庄晓虎摔给她的两巴掌在脸上又痛起来。一夜长睡，还是未能驱走心里的疼痛。在昏睡期间，庄晓然接到过大哥打来的电话，得知她已安全到家，庄晓天明显松了口气，他告诉庄晓然，母亲没啥大碍，叫她放心。庄晓然听着大哥的安慰有些木然，此刻她的

心里连温情也容不下了。闭着眼有一搭没一搭地听大哥又说了些有关母亲的话，庄晓然始终不曾应答一声。庄晓天见妹妹不言语，转而又结结巴巴地劝说起来。大哥的劝说并没使庄晓然生出些许感动，相反，倒有点恼。这个时候，她不想听这些话，索性扔掉电话，摸索着拔掉了电话线。她的心里已经够满了，不想再塞进一点点东西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她希望能一觉睡到永远不醒来。

电话沉默下来不再讨扰庄晓然，可丈夫陈家豪回到家的声音，还是把她吵醒了。庄晓然半死不活的睡相，没能引起陈家豪的同情，他象征性地问候了几句，见庄晓然狂睡之后像具僵尸，目光冷漠地望着屋顶，对他不理不睬，便知趣地退出卧室。

陈家豪不是心肠冷硬的男人，他没计较庄晓然的态度，他还不知道庄家姐妹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只想着庄晓然刚奔丧归来，要对他摆出一副笑脸肯定非常艰难，再说，他们夫妻之间还别着劲儿正闹离婚呢，庄晓然的冷漠也在情理之中。陈家豪在客厅一连抽了两支烟，打开电视看了会儿又关掉，虽说不用过分在意庄晓然，但毕竟她父亲去世了，他还是不要显得过于轻松和欢乐，以免刺激她。看庄晓然的样子，肯定两天没吃饭了，他现在还是她名义上的丈夫，得动点恻隐之心吧。但陈家豪懒得烧火做饭，便打电话叫了两份快餐，一份给庄晓然送到卧室，自己吃了一份，然后躲进书房，在电脑上打起游戏。

二

庄晓然做了一生中最长的梦，梦很杂，稀奇古怪什么都有，她担任过不少角色，做过不少出格的事，很多事并不是她自己想要做的，可很奇怪，尽管她清清楚楚地明白不愿意，可就是无法控制梦境，她伤心得不得了，哭得稀里哗啦。然而，即使是哭，她也能看得到她自己在做什么，好像梦里身不由己的不是她，她只不过是一个清醒的看客。事实上，她在梦里也知道是做梦，就是无法醒来，而且她身上背负许许多多的东西，那些东西又看不到具体的形状，却把她压得连爬的力气都没有，气也喘不匀，没人伸手帮她一把，所有的人，个个冷漠，甚至狰狞地笑。一种比听到父亲去世还要强烈的

悲恸潮水一般袭击了庄晓然，她惊慌地大叫一声，终于把自己从梦里惊醒。梦碎了，像蒸气一样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，那一堆碎碎的梦，她一个也记不起来。但梦里沉甸甸的感觉和莫名的伤感却随着她的醒来真切地留了下来，像根绳子死死地拽住她，要把她撕裂成碎片似的。如果不是尿憋得紧，庄晓然或许不会从梦里醒来，其实醒来还不如在梦里呢，梦再累再沉重，自己知道是梦，是假的。而一旦醒来，就只有承担。庄晓然的心又啾啾啦啦地疼，她是不能再睡下去了。爬起来去卫生间，却没有卸重的感觉。她回来靠在床头，听书房那边有动静，也许是夜太安静，连一星半点的声音都会无尽放大，庄晓然听到鼠标的点击和键盘的敲击声，间或，还有陈家豪压抑的惊叫声。她心里酸楚楚的，离得这么近的男人，却隔得那么远！她惆怅地叹息一声，望着窗外的黑暗。再黑暗的夜因为有路灯而变得不再黑暗。连夜都失去了黑暗，为什么她的生活却扯不开撇不清一层又一层的暗淡？想要爱情的时节，爱情被她的执着错失了，以为婚姻可以让自己有一份安稳，却偏偏婚姻也摇荡起来，最让她心中不舍的，是家人对她的依靠和热爱，如今倒好，父亲死了，除大哥外，自己的兄弟姐妹都把她看成仇人，弟弟的两巴掌，也甩断了亲情。老天，到底要我庄晓然怎么样啊？

不知不觉间，庄晓然的泪水爬得满脸都是，她狠狠擦着眼泪，要自己不去想那些伤心事，可黑夜里的大脑异常活跃，数月来的烦恼纠集在一起，纷纷扰扰地逼进来，逼得她又是泪水滂沱。她想不通，她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？

庄晓然是芙蓉里独一无二的省城重点大学的大学生，她成就了庄家在芙蓉里不再被轻视的地位，给庄家带来的荣耀是姐妹们不可比拟的。由此，父母把她当成庄家的主心骨，什么时候都以她为中心，家里的大事小情，唯有她的意见才最具权威。这样，又有什么错？难道她的学识与见识不配这样？也许，她自以为是了些，以为自己真的可以替家里操持一切，如果说这也叫错误的话，那这世上的亲情不知道还能叫什么。父亲住院，她难道不是想在这个时候多尽尽孝心？庄晓虎说的没错，她是有虚荣心，可她的虚荣心为了谁，不都是为庄家？凭什么她尽了心尽了力却落得你庄晓虎的两巴掌？父亲去世，我的悲痛比谁少了？我忙前忙后，给父亲开追悼会，写悼词，你庄晓丽、庄晓雯又干了什么？凭什么你们责怪我，对我有怨气？